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当前我省农村社会治安 现状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二〇〇〇年八月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当前我省农村社会治安 现状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主持人：刘思仓

成 员：张守印 张启生
李叙芳 张育民
刘春丽

二〇〇〇年八月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生产领域的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仍未动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从农村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首要的工作也是从农村做起，进行土地改革，稳住了农村，发展了农业，安定了农民，巩固了政权。新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启动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迅速从农村推向城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正是基于对农村在我国社会中所处的地位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农村工作。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连续多年，每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政策内容。1998年10月，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再次专题研究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会议强调：“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同时指出，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保持农村的社会稳定，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会议还要求各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恶势力，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河南是农业大省，全省930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7700万，占82.8%。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省的稳定；没有农村治安的好转，就没有全省治安的好转。就目前形势看，经过近几年来持续的严打和“创安”工作，巡访制的逐步开展、落实，农村治安秩序与前几年相比有明显好转。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普遍比较正常，没有发生影响稳定的大的问题，刑事案件稳中有降。盗抢家畜家禽、果园、瓜田、鱼塘等案件大为减少，团伙犯罪有所收敛，农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不再是农民关注的第一热点问题。据调查统计，农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普遍达到了85%以上。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省农村治安隐患还比较多，社会稳定工作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刑事案件居高不下、农民犯罪问题增多，

已经成了影响我省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因素。据政法部门统计，97年全省农民犯罪人数为22113人，占全部罪犯的77%；98年农民犯罪人数有22069人，占70%；1999年上半年，全省共判处犯罪分子15021人，其中农民身份的11500人，占76.5%。而且农村犯罪、农民犯罪主要集中在杀人、抢劫、伤害、强奸、重大盗窃案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上。我省70%的刑事罪犯是农民，在被核准死刑的罪犯中，80%以上也是农民。由此可见，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关系到我省改革开放的大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稳定了，我省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有了巩固和坚实的基础。抓好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稳定了我省农村社会的秩序，农业才能发展，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才有希望达到，农民群众受教育的条件才能得到改善，农民的整体素质才能得到提高，才能全面推进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以说，抓好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是关系到我省各项工作的战略问题。

一、当前我省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的问题

当前全省农村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因各地市情况不同，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差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在农村的活动比较突出。

当前境外敌对势力对农村的渗透活动呈增多之势。单是1998年，我省就发现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线索78条，其中向农村渗透的60条，占77%，这一数字比1997年同期增加15%，一些受到打击处理的敌对分子仍在暗中活动。以帮派残余分子张××（男，登封市唐庄乡农民）为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员”叫嚣要“发展党员2万人，农民自卫队5万人，开展武装斗争，推翻腐败政党，重建红色政权。”1995年被我查处打击后，几名在逃的主要成员又以反腐败为名，迁回到郑州、平顶山、许昌等地活动，提出“要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鹿邑县帮派残余分子李春生与周口、商丘、平顶山的一些帮派残余分子频频串联聚合，成立所谓“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攻击我现行政策，叫嚣“现在到了组织农村造反的时候了”。反动会道门死灰复燃，目前，我省共有304个道种，道徒3万余人，涉及全省18个地、市。活动突出的有一贯道、先天道、西华堂等。以信阳、

南阳、平顶山等地最为突出。道徒95%是农民，道首绝大部分受过打击处理。信阳地区打掉的反动会道门“西华堂”，一度活动猖獗，发展会员上万人，印刷反动教义数千册，造谣惑众，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2、宗教活动发展迅猛，邪教和宗教非法活动屡禁不止。

近几年，我省宗教活动发展很快，全省现有各种教徒300万人，其中农村就占270多万人，比解放初期增加了10倍。三门峡市1995年只有教徒7300人，1998年初达到13万人，增加16.8倍。安阳市现有教徒约135302人，是解放初期的10.6倍。南阳市现有信教群众40.7万余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9%，其中仅基督教一个教派，就达人数18万。商丘市仅基督教信教人数就20多万，是解放初期的10多倍。新蔡县仅“三自点”登记的信教群众就达8000多人，而没有登记在私设堂点进行非法宗教活动的人员更多。林州市原康乡田家井村，在豫北地区是天主教最早存在的地点，全村80—90%的人都信天主教。商丘市薛庄村700多人，竟有400余人信教。在个别地方，宗教势力的影响力、号召力甚至超过了基层党政组织。开封县仇楼乡两个村委的办公室与宗教聚会点合二为一，一个村竟把党旗与十字架挂在一起。宗教中的非法活动非常突出。有的私设聚会堂点，有的强制群众信教，有的煽动教徒对抗“三自”爱国会，有的甚至抱有政治图谋搞违法犯罪活动。如商丘市现有天主教聚会点39处，合法的仅3处。陕县现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158处，合法的仅32处。天主教新乡地下主教安××多次策动河北、新乡、濮阳等地一些神甫公开攻击爱国教会和爱国主教，企图夺取天主教濮阳教区的领导权。1998年4月13日，泌阳县高庄乡200多基督教徒举行非法聚会，被派出所民警依法制止时，50多名教徒将5名民警打伤。

随着宗教活动的快速发展，难免泥沙俱下，一些邪教组织也改头换面，成立新的组织；有的调整策略，改革活动方式。现在已发现“呼喊派”、“全范围教会”、“灵灵教”等六种邪教恢复了活动，有的甚至叫嚣“宗教要领导共产党”。值得重视的是，一些邪教组织已经把目标指向少年儿童，与我们争夺下一代。今年7月和8月，在洛阳、三门峡的一些偏远农村，先后发现多期“全范围教会”、“灵灵教”等邪教组织举办的“少儿培训班”，涉及200余人，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5岁。99年2月8日，新蔡县高华、委海英夫妇组织新蔡、淮滨两县结合部的农民128人（其中6—13岁的少年、

儿童109人），举办“儿童生命培训班”，盘锅立灶，关门闭户，不分昼夜宣传邪教思想。虽然这些活动已被查处，但后果严重，危害很大。一些邪教组织大肆宣扬“世界末日论”、“信教得救论”，从思想上扰乱民心，蛊惑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有些宗教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扩大信教人数，还采用一些小恩小惠拉拢和收买人心。汤阴县某村一李姓退伍军人，是一个共产党员，妻子身体不好，本人也长期有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收麦时该村教徒主动帮他收麦，使他很受感动，收完麦后他主动要求入教。有人问他，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信宗教？他说，还是信教好。要不是信教的人帮助我收麦，谁来帮我？安阳县有个村，教徒较多，当乡里布置硬化道路时，该村教徒主动提出由教徒集资修路，以扩大该教影响。虽然该提议被拒绝，但确实说明教徒是通过办好事来和我们争夺群众。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宗教渗透活动日趋严重。目前我省已发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对我省进行渗透，其中90%以上集中在农村。他们有的传输宗教宣传品；有的在我省招募留学生，培训骨干；有的直接插手我正常宗教事务，遥控指挥宗教非法活动；有的甚至直接派员入境传经布道。在他们的煽动蛊惑下，有的宗教非法活动非常猖獗。像南阳市基督教，合法活动场所564处，非法活动场所也达到260余处。南阳市现有邪教组织12个，他们和境外敌对分子相勾结，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扰乱社会秩序，攻击党和政府及爱国宗教团体。如某邪教组织表示自己的根本目标是“三化”，即全国福音化、教会基督化、教会国度化。他们把党和政府视为其发展的最大障碍，宣传“要听神的不听人的”。煽动信徒“与那些掌权的执政的恶魔争战”，并攻击、分裂“三自”爱国会，散布“参加三自灵魂不能得救”。有些邪教组织还与境外宗教敌对势力相联系，发展“地下势力”，蓄意积蓄力量，准备与政府对抗。

3、封建迷信活动发展蔓延。

由于多数农民群众科教文化素质不高，且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社会控制力相对薄弱，再加上几千年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使农村封建迷信活动猖獗，算命、卜封、求神拜佛、相面、看手相者日益增多，巫婆、神汉到处都有。有些农户修房、建院必找风水先生，操办红白事必先求黄道吉日；有些农民愚昧无知，有了病不是去医院找医生而是请神、求药，以至延

误了病情；还有些人遇事必求神，初一十五必烧香。在一些地方修坟、造庙成风，甚至有的建学校、办公益事业不愿集资，而动员修庙时却倾其所有。据调查，全省现有庙宇10000座，占地5000余亩，仅郸城县就有庙宇680多个。个别地方庙宇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有的占地数百亩、耗资数千万元。一些地方，几乎山山有庙，庙庙有烟，香客不断。许多传统庙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淮阳县太昊陵庙会顶盛时，每天烧香拜佛的达30多万人，浚县浮丘山庙会期间，每天有10万多人举幡旗、抬供品、敲锣打鼓、进香朝拜。封建迷信活动毒化社会空气，影响社会安定。一些地方巫婆、神汉大量增加，他们打着“行善”、“看病”的幌子，诈骗钱财、奸污妇女、危害社会。个别地方群众信神灵不信政府，信迷信不信科学。党支部、村委会开不成群众大会，封建迷信活动却一呼百应。近几年，因封建迷信而导致的治安案件不断增多。新蔡县的赵效勤因生了两名残疾儿，便把原因归咎到本村村民郭海亮在其祖坟上种了几棵葫芦秧，把赵家的“人劲”拔走了。两人因此发生冲突，欧斗，郭海亮用刀将赵效勤捅死。近几年，有的人娶鬼妻、聚鬼节、遇见丧葬必大操大办，借以送死者、积“阴德”。还有的学封建帝王的样子，活着的时候就看风水、买地修坟，以备死后“享用”。凡此种种，已经严重干扰了农村正常的生活秩序，污染了农村的政治空气，不仅影响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而且极易被邪教组织和敌对势力所利用。

4、农村盗窃、抢劫、赌博现象严重，群众缺乏安全感。

我们曾在全省范围作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当问到“当前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回答盗窃的占46.9%，回答赌博的占39.7%，两项合计占到86.9%。由于市场经济还未发育成熟，同时也由于它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而产生的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导致部分人财欲增强的态势加剧，从而引发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一些人心理失衡。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又缺乏致富门路。看到别人富裕了，自己不甘心受穷，于是就走上了盗窃的违法犯罪之路。据濮阳县的调查，农村中刑事犯罪多发的是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案件，分别占刑事发案总数的62.6%、11.7%、4.5%。盗窃案件侵害的是农用机动车、现金、家禽、家畜、粮食和贵重物品，其中入室盗窃财物和机动车案件，占全部盗窃案件的91%。抢劫案多发生在夜晚，地点多在野外公路，手段多是持刀、持械、威逼，受害人中出租车司机、货车司机占50.1%。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因群众被盗窃害得

很苦，所以他们村委组织村民每天下午天不黑就封路口、查行人，防止外人入村盗窃。每天夜里村委还组织专人值班查夜，发现盗贼立即喊叫、捉拿。当地人形成一个“共识”，看一个男人有没有本事，就是看你会偷不会偷，不会偷算是没本事。正因为如此，多数农民群众缺乏安全感。因此，有些人便想法垒高院墙，安防盗门，再养上狗，但是也并不安全。方城县扬楼乡盛产南阳黄牛。近年来，这个乡40个行政村，村村都有盗牛案发生。栗子店村屈某花1500多元建了高院墙，按了大铁门。满以为安全了，谁知5名盗贼还是翻墙而入，将其两头耕牛盗走。

由于盗窃案件直接侵害的是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在农村数量多、比重大，理所当然要受到打击。据公安部门统计，1998年全省农村共立盗窃案件15614起，占农村全部案件的49.3%，比97年上升16.4%，其中万元以上的1889起，10万元以上的277起，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38.2%和53.9%。全省农村的抢劫案件2826起，其中重大案件1737起，比97年同期分别上升25.7%和13.7%。汝阳县每年立的920起左右刑事、治安案件中，有80%以上的案件发生在农村，在整个刑事、治安案件中，盗窃案件约占67%。特别是一些地方接连发生系列性盗窃家畜、家禽、破坏农用设备、盗窃农机具以及车匪路霸等案件，严重干扰了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几年赌博活动迅速发展起来。过去，以电子游戏、电脑赌博及“百家乐”等赌博形式的赌场已往在中等城市较为少见，如今全省十几个地市的大部分县城都有发现，有的甚至比大城市还严重。据统计，1998年我省查处各类赌博案件15451起，其中农村10018起，占总数的三分之二。99年1—9月份又查处9086起，城乡比例与去年基本相同。98年8月15日，许昌市公安局根据省安分厅暗访后通报的情况，在长葛市北郊捣毁一个以“百家乐”形式进行赌博活动的窝点，当场查获参赌人员41人，收缴赌资15万元，手机23部。

5、因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急剧增多。

据我省政法部门统计，近年来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引发的上访等群体性案件明显增多。98年，全省农村因这类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2790起，比97年和96年同期分别上升45%和51%；其中集体上访2010起，91000人，比1997年同期上升36%和61%，比1996年同期上升47%和79%。濮阳县1998年赴县集体上访47批，1420人，批数比1997年上升14.6%，这其中反映农民负担过重

的占30%。1999年上半年，新蔡县到县城上访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14批721人，占集体上访总数的16.7%，农民对乡统筹村提留意见较大。乡村修路、扩街、建校、办企业、还贷款等等，全都加在农民身上，再加上上级有关部门乱摊派、乱集资、搭车收费、层层加码，导致农民群众苦不堪言。据省信访部门统计，我省农民集体上访呈逐年增多之势。96年发生赴省集体上访328批，12015人，比95年上升51.2%和76.1%。97年发生347批13901人，又比96年上升6.4%和15.7%。从原因分析，因农民负担过重、村组财务不清等引起的集体上访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占到90%。这其中又以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集体上访最为突出，96、97两年分别占总数的14.6%和15.3%。97年开封市辖5县共发生赴省、市集体上访74起，其中因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40起，占总数的54%。因这些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不仅数量增多，范围加大，而且闹事倾向越来越明显，暴力性、对抗性越来越强，处理难度越来越大。据一些乡镇领导同志讲，农民负担过重，作为基层领导他们负有直接责任。但是他们也不愿增加农民负担，生活和工作在群众中间，他们深知农民负担现状和减负的重要性。不少情况是，上级要求减负，一些部门下发的文件又得照办，如防疫费征收、各种保险费和报刊的摊派等。另外还有许多打着公益事业旗号的事情也得兴办，而这些最终都要落到农民头上。这些部门又控制着乡镇的年度目标考评，你得罪了哪个都要出麻烦。另一方面，中央规定的减负政策，现在各地基本上都予以遵守，但是，农业特产税却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并以“依法纳税”为由要求农民缴纳，但农民却不接受。这已经成了引发农村诸多矛盾的一个突出因素。

6、一些村霸、乡霸、市霸、路霸、地痞流氓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群众、危害一方。

有的流氓恶势力演化成明显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们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河南西部的一个农村98户人家，前些年曾以保稳定促发展出了名。但自打去年以来，村里一下就添了47把大铁锁。群众说：“大门不中焊铁门，铁门不行防盗门，垒起高墙再养狗，啥时才能稳住神。”豫东也流传着这样一道顺口溜：“污染的水土不生金，生个怪物凶十分。”这怪物就是指的村霸、乡霸、街霸等。老百姓所以这样说是依据的：永城市龙岗乡孙彭庄就有一对“虎狼兄弟”，名叫彭静、彭峰。他们弟兄恶贯满盈。有一次他们向一卖桃

老汉要一瓶汽油，对方答应迟了点，就遭到一顿毒打，一绺头发连着肉被拽掉，这还不算，又逼着老汉下跪，连喊几声“亲爹”才作罢。当地人谈彭色变，连小孩哭闹时，只要说“二彭”来了，马上就不敢哭叫。还是豫东农村，99年六、七月落网的三个歹徒，三年奸污妇女83人，上至67岁的老妇，下至7—8岁的幼女都未能逃脱其淫威。巩义市康店乡的黑难村，曾一度成为贼人的黑窝子。以孟某为首的流氓犯罪团伙，手持尖刀，腰缠炸药包，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就连小户人家种的葱也被一棵棵拔去。安阳县仅98年4月一个月时间，就发生恶霸伤害人事件10多起，98年4月1日下午4时左右，铜冶镇北马村蔡旺生持刀将本村秦爱青、蔡兰贞和出生刚5个月的蔡盼林杀死在家中；4月13日，辛村乡郝高利村郝文海、郝学伟、郝学军与党高利村王二国一起喝酒发生争执，引起打架，街霸郝文海跑回家中持一把杀猪刀一刀将王捅死；4月14日，高庄乡小马屯庙会，史海滨和宋福庆等人在马建伟家喝酒，因劝酒发生争执，引起打架，史海滨持把水果刀将宋捅死；4月14日上午，光天化日之下，马家乡科泉村的李小顺、李家斌、李新凯，发现林州市马庙村的张卫增来科泉借钱，公然在张出村时把张打伤，抢走现金1000元。4月10日上午9点，白壁镇的郭随林骑铃木125型摩托车回家，行至岗上加油站——桥南100米处，被二名手持土枪的小青年把车抢走，等等。1999年6月县委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到社会治安比较混乱的农村，开展以“打霸、扫痞、除邪恶”为工作目标的集中整治活动。仅一个月，就严厉惩处了长期危害乡里、称霸一方、群众恨之入骨的地痞恶霸，共有186起252人，群众拍手称快。

滑县在今年5—6月开展的“扫痞除霸”专项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活动开展前，一些地痞流氓、恶霸势力为非作歹，把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搞得很不像样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一些恶势力煽动、胁迫部分村民聚众闹事、围攻、漫骂、殴打乡村干部，妨碍执法部门执行公务，对抗基层组织，严重威胁了基层政权的巩固，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直接妨碍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的依仗家族人多势众，无理取闹，阻挠支部、村委正常工作；二是一些地痞为了谋取私利，组织、策划、聚众闹事，对企业断水、断电、封门、堵路、毁坏财物、破坏生产、围攻、殴打工作人员，使企业、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正常运行；三是一些建筑工头、乡村恶霸等，以在他的地盘施工为由，强揽工程，强迫进料，强迫用工，

强买强卖，强装强卸等，使建设工程被迫中断。在农村土地、林场、果园等承包经营中，一些村霸除自己强占强包外，还组织煽动群众哄抢财物，哄抢土地，破坏经营等等。106国道滑县段正在扩充路面，上官镇一地痞对这一国家工程也敢讹诈。他以麦地里有“屎壳螂”在飞，就是有人在地里解手为名，硬是阻挠道路施工的进程，最后讹诈了700元钱了事。在这次“扫痞除霸”中，滑县一个月就刑事拘留535人，批捕257人，治安拘留708人。其中仅城区一个月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13起，其中大案88起，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208人。打掉犯罪团伙6个，涉案13起，抓获团伙成员20人。查处治安案件159起，治安拘留188人。受到农民群众的齐声称赞。

商丘市在去冬今春进行的“打黑除恶”活动中，集中向一些地方恶势力开刀，现已取得巨大胜利。例如，商丘市梁园区王楼乡小坝集农民田德北、田信增、田信民等人，靠封建宗族势力，鱼肉乡里，称霸一方，是村里无人敢惹的恶霸。一次，他们看见本村农民田跃村和田振福家养的两头牛，顿生想吃牛肉的念头，顺手把牛牵到家中宰杀分食，将牛头扔到村北机井里。在这次“打黑除恶”活动中，公安人员连续奋战两天两夜，将“村霸”田德北等人一举抓获。看到昔日专横跋扈的村霸被绳之以法，小坝集村民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感谢公安机关为民除害。

当前农村恶势力团伙大多摹仿境外黑社会和历史上传统的封建帮会组织，声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等。他们树帮号、立帮规、封官衔、设机构、发展据点、自成体系。其团伙成员，也在向职业犯罪发展。汝州市以汝州镇唐利峰为首的流氓犯罪团伙，长期来无恶不作，已经不是非同一般的地痞、地霸、流氓恶势力犯罪团伙，而是一个内部组织体系完整、人员相对固定、管理比较严密、经济基础雄厚、犯罪方式多样、作案手段凶残的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黑帮犯罪集团。唐利峰要求其入伙成员统一发型、统一服装、一律留寸头，穿统一定做发放的黑西服。还规定团伙成员实行工资制，按“贡献”大小和“职务”高低，每月发给500元至1000元的“黑饷”；凡参加统一行动表现突出者，还可以从各头目处报销费用、取得报酬或奖赏。

由于人多势众，相互壮胆，加上金钱和物质刺激，这个团伙势力迅速膨胀。他们疯狂作案，其行为之恶劣、手段之残忍，令人震惊和发指。例如，汝州市宾馆有一个“音乐茶座”生意红火。唐利峰等人就把黑手伸了过去，

强令转让。老板不答应，他们就招集数十名团伙成员把茶座砸得面目全非，将老板夫妇两人连砍数十刀，老板娘的一条腿被打断。后来轻而易举地将这个音乐茶座“承包”到手。汝州市庙下乡有个龙凤养殖公司搞得较好，唐利峰、董景州带领数十人，分乘七、八辆车，闯到养殖场打人、砸物、放枪、索要“保护费”。公司经理扬森听说后，给唐、董二人送去5万元现金，唐、董见状勃然大怒，把钱扔到车外说：“这点钱简直打发要饭的，给老子拿100万来！”闻听此言，公司负责人逃的逃，躲的躲，好好的一个企业跨掉了。

桐柏县杨赖拐团伙号称“斧头帮”，是作案异常凶残的一个犯罪团伙。杨赖拐真名杨德群，14岁就出道了，因其凶残狡猾，人们给他起名“杨赖拐”。凡入他的团伙，只要交300元入伙费，每月即可领取500元“工资”。今年3月27日，杨伙同三个同伙，持两支土枪、一把三八刺刀窜至淮源镇固店村，先后蒙面到两户人家入室抢劫，用刺刀伤人。现已查明，仅去冬今春该团伙就作案6起，重伤6人……这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理所当然被公安机关打掉了。

大气污染，玷污的是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农村恶势力毒瘤，污染的却是亿万农民脚下这一方净土。发展农村经济，创造物质文明，离不开安定的环境；弘扬乡村正气，创造精神文明，同样需要健康的氛围，打击农村恶势力，意义实在太大了。

7、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对立，由此而引发的矛盾比较突出，有些地方形成农民群众大规模越级集体上访。

我们曾对全省范围农村干群关系的现状作过专题调查。我们发现，当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群众对立情绪严重，群众不听干部的话，干部没法对群众实施领导。我们曾调查“农村干群关系的状况”，全省范围回答是“鱼水关系”的仅15.7%，回答是“油水关系”的占69.4%，而回答“水火关系”的占14.9%，后两项合计是占了84.3%。在商丘市情况更为严重。回答“鱼水关系”的仅3.2%，回答“油水关系”的77.4%，回答“水火关系”的达19.4%，后两项合计占96.8%。这说明当前农村干群关系已经到了相当紧张的地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由于干群关系紧张，农民对干部失去信任，工作上不依靠，思想上不交心。在我们调查“农村党支部在领导群众

致富过程中的作用”时，全省范围回答起作用“很大”和“较大”的占38.2%，而回答“一般”和“不起作用”的竟达61.8%。在回答“村民委员会在领导群众致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全省范围回答起作用“很大”和“较大”的仅29.9%，而回答“一般”和“不起作用”的占70.1%。正因为干群关系紧张，群众有事不找基层干部，乡村干部布置的工作群众顶着不办，致使农村一旦发生问题，便会造成大量越级上访。据统计近几年全省范围大规模越级集体上访事件逐年增多。仅对10个县、33个乡镇，48个行政村调查，1998年上半年集体上访187批，24203人，分别比1997年同期上升33.6%和447.9%，调查中发现，沈丘县、原阳县几乎所有的乡镇都发生过大小规模的集体上访和个访，上蔡县有17个镇发生了集体上访和个访。淮阳县共有20个乡镇，有19个乡镇发生过规模不等的集体上访和个访，其中一个乡，辖22个行政村，有14个村的群众上访。

分析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对乡村基层政权的依附性相对减弱，导致一些地方、一些农民群众无政府主义严重；二是对农村干部没有严格有力的教育、监督、制约机制。少数农村干部素质低下，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吃喝挥霍严重，工作上缺乏政策水平、主观随意性很大。例如：宝丰县赵庄乡娄庄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娄国强，不为群众办事，而是利用职权横行霸道，吃拿卡要。宝丰县田园度假村就建在娄庄，1999年初娄国强以种种理由要度假村给他4万元，未能得逞。99年6月，娄国强带人将度假村的大门强行锁住，长达17天。尔后又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强行闯入度假村，将度假村鱼塘内的各种鱼类洗劫一空。其余的东西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砸烂，致使度假村关门。无奈之下，度假村答应了娄的要求。并将年土地租金由8000元提高到18000元。这些钱都落入娄的腰包。娄国强不在度假村工作，却要度假村每月支付他300元工资达长3年；娄在度假村吃喝玩乐花费4293元，至今分文未付。此外，娄国强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私收13户农民的宅基地款，5万多元，供自己享用。又如，濮阳县王称固乡某村一外地落户的村民，因土地纠纷和本村村支书打架，支书即召开所谓的“村民大会”，宣传将该外地落户村民“开除出村”，取消户口，分掉田地，孩子不准入学，连义务工也不准出。这无疑激化了矛盾。据濮阳县统计，1999年全县赴县以上集体上访47批，1420人，其中反映村干部财务不清，有经济问题的占45%，反映村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的占15%，两项

合计60%，占了上访原因的绝大多数。另据新蔡县统计，1999年上半年发生集体来县上访54起，84批，12197人次，与98年同期的19起31批1081人相比，分别上升184%、170%、151%。从上访内容上看反映干部作风问题的上访共17批662人，占集体上访总数的20%。1999年5月3日，安阳县郊区东风乡红旗村30人乘坐中巴车越级到郑州上访，也是反映村支书挥霍本村集体财产问题。

8、邻里纠纷普遍存在，包括农村宅基地纠纷、责任田纠纷、水利纠纷、山林纠纷、邻里口角纠纷等等。同时，农民对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和归属感增强，由此引起的纠纷、械斗等不断发生。小的矛盾冲突不算，单是大规模群体性械斗事件，1998年我省就发生了17次。这类纠纷、械斗事件由于牵扯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一旦发生，往往规模较大，持续时间长，群众情绪激烈，对抗性强，后果严重，处理起来难度很大。河北省涉县合漳乡和我省林州市任村镇部分村庄因使用漳河水及修建水利设施等问题长期存在矛盾。92年就曾发生河北群众用炸药包炸毁林州市境内红旗渠堤坝的事件。98年5月份以来，因合漳乡部分村庄在漳河河道违章修筑挑水坝及不让河南一方群众用水等问题，漳河水水事纠纷再次升级。涉县合漳乡段曲、白芨、黄龙口等村架起几十门土炮向林州市方向轰击，仅5月24日至6月2日，累计轰击440余炮，造成林州市任村镇部分村庄180间房屋受损，大片良田被抛荒。6月28日凌晨4时，合漳乡黄龙口村数十名群众携带30多个自制炸药炮，（每个重2.5—5公斤）将任村镇古城村油漆化工厂炸毁。对这一事件豫、冀两省由省政府牵头，于7月9日就解决漳河水及纠纷专门签署了协议，但仅仅稳定了三个月，10月中旬又再次出现反复。10月14日凌晨，涉县黄龙口村群众因对林州市古城村按照协议修建的漳河护地坝不满，将工地上的一台大型挖掘机炸坏，并于26日至29日，动用土枪、土炮，连续向古城村轰击，造成工程被迫停止，古城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

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农村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导致部分人财欲增强的势态加剧；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一些人的心理失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又给一些民事纠纷提供了条件。种种原因，导致部分农民以扭曲失衡的心理、畸形的行为对抗社会。这其中又以投毒、爆炸、杀人案件最为突出。97年我省农村发生投毒案167起，比去年上升40%；发生爆炸案128起，杀人

案1085起。98年1月28日开封市杞县发生了以“毒鼠强”为投毒物，致使17户57人中毒、7人死亡的特大投毒案。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多种原因，群众争地争水现象屡屡发生，特别是土地承包以后，土地承包30年不变，由于人口自然变动，有的农户人少地多，有的农户人多地少，再加上土地分配过程中，土质不均匀，一些群众觉得自己利益受到损失，因此产生矛盾，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据调查，某县的两个村，1997年6月因耕地边界问题发生群体性械斗和上访事件，对当地的稳定工作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宅基地问题比较突出，由于宅基地纠纷问题比较棘手，争议双方大都拿不出有效证据，在处理上难度很大，往往不能及时处理，很容易造成大的治安、刑事案件发生。据调查，某县由宅基地纠纷引起的治安刑事案件1996年22起，1997年43起，1998年51起。2000年6月4日，滑县八里营乡西苑村发生一起报复杀人案。因宅基地纠纷、该村村民吕卫平凶残地将邻居吕心喜及其外孙女郭某砍死在家中，将吕心喜之妻赵氏砍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9、受经济利益驱使，农村有些人近年来疯狂地干起了拐卖妇女儿童的罪恶勾当。

他（她）们财迷心窍、手段残忍，四处出击，无论什么时间、地点，能哄就哄，能骗就骗，哄骗不成就抢、偷。有些还内外勾结，形成骗（抢、偷）运销一条龙。安阳市是拐卖妇女儿童比较大的流入地。可以说市辖五县四区的每个乡、村都有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在今年春天开展的打拐专项斗争中，安阳市解救被拐卖妇女7531人，被拐卖儿童5463人。其中滑县一个县，解救被拐卖妇女958人，解救被拐卖儿童1406人。滑县的老店乡，是被拐卖妇女儿童流入最多的地方之一，仅在2000年5月9日至28日的20天里，该乡共解救被拐卖妇女467人，解救被拐卖儿童137人。

在拐卖妇女儿童时，人贩子往往内外勾结，连哄带骗，一旦达到目的，他们便为所欲为。有的人贩子在贩卖被拐妇女的过程中，恣意强奸、侮辱被拐妇女，这些妇女稍有不从，便招致毒打。有的买主怕被买妇女逃走自己人财两空，便对被买妇女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进行折磨。今年3月2日，在郑州打工的滑县青年全红岗，伙同本村同在郑州打工的翟国干等人，将武汉籍女青年林芳拐卖至滑县王庄乡柳围村，以2200元价格卖给刘占印。林芳发现被卖后，坚决要求离开滑县，刘占印便对其残酷殴打，并将其锁在屋内，对

林进行强奸。

拐卖妇女儿童这一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使被拐卖的妇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也给他们的家庭造成极大伤害。有的家庭为寻找自己的亲人四处奔波，以至倾家荡产；还有的家长因思念亲人而身染重病，甚至忧郁而死；还有的因四处寻找亲人而农田荒，学业废，生意停，企业破产，如此等等，这已经成为农村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10、一些公路、铁路沿线，油田、矿区周围，车匪路霸、不法分子盗窃、哄抢国家资财等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止，危害严重。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群体性的哄抢，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连接中原油田和洛阳石化总厂的中洛输油管道，从93年就发生不法分子打孔盗油事件，近年来案发率逐年递增，发案地域不断扩大。仅1999年一年就发生不法分子打孔盗油事件140余起。不法分子在原油管道上钻孔盗油，有的全家出动，成为“盗油专业户”，有的村盗油、炼油、销油“一条龙”作业，成为“盗油专业村”。为抢修被打孔破坏并造成泄漏的管道，中洛输油管道去年以来已累计停输400多个小时，泄漏原油3000多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万元。1998年安阳市内黄县还发生了打孔盗油致油气爆炸燃烧使多人伤亡的重大事故。近段时间，经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在中洛输油管道打孔盗油现象比过去有所减少。但在豫北等地仍有不少非法小炼油厂存在，或明亡暗存，没有得到坚决取缔，打孔盗油现象仍不断发生。不法分子还到中原油田聚众滋事，行凶作案。1999年12月27日，范县12名农民到中原油田一钻井队，大打出手，将9名管理人员打伤。

1999年河南省检查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国企管理人员1090人，涉案金额达7.4亿元。他们有人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有的内外勾结，共同作案，损公肥私；有的“混水摸鱼”，集体私分国有资产；有的廉价出售国有企业资产，换取个人私利。鹤壁市是以产煤著名的矿区，该市4矿位于最北边的鹤壁集。附近有些村的群众常有偷、拿矿上财产的恶习。近段时间北部的鹤安公路边，又出现了几个“卖煤点”。他们煤的来源多数不是买来的，而是从路过的拉煤车上揩的“油”。笔者就曾看见当地农民和司机勾结，公然从运煤车上卸煤的情景。他们的这种行为给国家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

安阳市化肥厂位居善应镇张家庄，过去曾多次遭周围群众哄、抢。去年

10月县政府派出30人的工作组进行治理，取得很大成果。但是今年6月以来，又有很大反弹。供水、供电管线，有40余处被偷接，偷水、偷电现象非常严重。有的是公开明接，等于明目张胆地抢拿。化肥厂因此每年损失达200余万元。

国家投资计划在滑县牛屯镇修建一座国家重点粮库。当地有些人觉得有利可图，他们先以各种理由阻挠着不让修，后来看挡不住了，就变换手法，把围墙推倒，把砖拉走。滑县水利局96年在农村承包12亩土地建成了一个高标准的鱼塘，刚开始的时候，情况还比较平稳，但是，到鱼基本成熟可以上市的时候，周围的群众一下子涌上来几十口，不大会就把鱼全部捞完，使水利局损失了12万多元。

11、随着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休闲娱乐行业像酒店、美容厅、美发厅、桑拿浴池、歌舞厅等在农村开始出现。由于农民群众多数人文文化水平低，缺乏管理经验，他们经营管理不善，这些地方就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由此而产生的卖淫嫖娼、吸毒贩毒、打架斗殴等社会治安问题不断显现。过去，卖淫嫖娼活动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可如今在县城、小城镇甚至一些经济相对落后、贫穷的农村都有发现，且发展势头相当迅猛。99年我省查处农村地区卖淫嫖娼案5025起，这个数字已占到全省查处同类案件的50%。98年前9个月全省农村地区查处3043起，占全省的52.3%，省公安厅曾接到来自延津县署名“广大妇女”的群众来信，呼吁“赶走东北虎”（指来自东北的卖淫妇女）还我好丈夫。现在卖淫嫖娼案件已成了影响农村家庭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制黄贩黄也成了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科学技术进步，近几年农村的录像放映点陆续增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放映点老板或明或暗的播放黄色光盘。1998年4月7日，根据群众举报，安阳县公安局迅速出击，一个晚上就查获水冶镇李勇锋、铜冶镇积善村王建生、付志昌经营的三个播放黄色光盘窝点，并搜出黄色光盘30余盘。

毒品犯罪原来在我省几乎是零，但近几年我省吸毒贩毒人数逐渐有所上升。以新乡市为例，6年来破案139起，平均每年按87.5%的幅度增加，现在已呈吸、贩并存之势，毒品的零售网络已有雏形。贩卖毒品品种日趋多样化，由涉毒犯罪引发的涉枪、侵财等案件不断增多，且有贩毒集团化网络化之势。98年7月24日，3名犯罪分子在去购买毒品的途中行窃，被群众发现制